



张愚山 译注

楚辞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楚辞译注

张愚山 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楚辞译注

张愚山 译注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08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 10275·39 定价 1.75 元

前 言

一、楚歌与楚辞

楚歌，是流行于楚地的民间的乐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居江汉之间，物产富饶，民风淳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发展又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人们习歌善舞已成为一种习尚。从《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我们也能约略看出楚歌在民间的活跃情形。象人们熟知的楚汉之争，刘邦在紧要关头就是用楚歌作为瓦解项羽挫伤楚军斗志的一种手段。成语“四面楚歌”就是出自这段故事。

关于楚歌的流传，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大约在西周末年到春秋中期，长江和汉水一带就有了不少民歌。《诗经》中辑录的，象《周南》的《汉广》，《召南》的《摽有梅》，结尾多用“兮”字，可以说都初具了楚辞的形式。公元前七世纪的《子文歌》（见《说苑·至公篇》）及《楚人歌》（见《说苑·正谏篇》）都反映了楚地人民的风貌。再如前六

世纪的《越人歌》（见《说苑·善说篇》）：“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谄诉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首歌既有《诗经》的格调，又带有楚歌的委婉的风采。其他象《徐人歌》（见《新序·节士篇》），前五世纪的《接舆歌》（见《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娄》）这些民歌，句式工整，多用“兮”字加强感情的表达，而且都带有浓郁的楚地的生活气息。不过，或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或由于地域的偏见，后来这些民歌大部散失，散见于古籍中的也屈指可数。但是，就是这茫茫诗海中的一鳞半爪，却显示了楚歌的突出个性，它给后来的“楚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能说明楚辞与楚歌的继承关系的是《九歌》。《九歌》是流行于沅湘一带的民间的祭神乐歌。它画面开阔，上至九天列星，下到江河湖泊，它既描绘了上天的正义与邪恶之战，又描绘了人间爱国者的勇猛的拚搏，众多的形象活跃在立体的画面之中。它表达委婉，无论风神、雨师、山鬼、水伯，都极富人的感情色彩。而且作者无所顾忌地把神与人沟通起来，表达了神与神之间，人与神之间的热恋与向往，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地追求。这组乐歌一幕幕光彩闪闪地在人们面前展开，场面之宏伟，想象之瑰丽，远不是一般的民歌可比拟的。当然，粗朴的民歌是一经屈原的大手笔的润色和加工才熠熠生辉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说过：“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这里，重要的在于屈原“见而感之”。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感之”的基础，那怎么

能引起诗人的创作的冲动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屈原的加工创造，那《九歌》只能是原始的《九歌》，绝对成不了楚辞。这正如一块顽石只有经过大艺术家的精心雕刻才能成为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一样。而一经成为艺术珍品那就与顽石有了质的差别。

从上面的概说中，可以看出二点：一、楚歌是楚辞的渊源；二、楚辞是在楚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新诗体的创始人当是屈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指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所以后人也称《楚辞》为骚体诗。宋黄伯思在《翼骚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种解释，虽然注意了楚辞的地方特色，但并没有道出《楚辞》的实质。正如上边提到的《周南》《召南》虽然都具有楚地的特色，但不能叫楚辞，它只能是楚地的民歌。可见一种文体有别于另一种文体，不在于它涉及的内容，而在于文体的特点。《楚辞》已经突破了《诗经》的四言的形式及其简单的“复沓”，它句式多变，大量地运用楚地的口语加强语势，调节音节。它的篇幅不受限制，篇幅的长短，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定。比如《离骚》就长达三百七十多句，而《礼魂》却只有五句。郭沫若同志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楚辞的特质，他说“屈原诗歌的特质就是人民气息的非常浓厚。首先值得注意的，他是采用着民间歌谣体而充分地把规模扩大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因而，我们说楚辞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新体诗。

楚辞的命名，当在汉初。汉武帝时朱买臣就是靠善言楚辞而得宠的。《史记·张汤传》记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

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王褒传》也有记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从这史籍中的零星记载，可以看出楚辞的名称在汉武帝初年才开始出现，在汉以前楚辞只是作为单篇的诗传诵的，那时还没有新体诗的总体名称。但在汉初楚辞的名称所指也并不明确。它究竟是指屈原宋玉等人的骚体诗呢，还是连同楚歌也包括在内呢？我们从古籍中还找不出答案。直到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刘向校编经书，把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诸人的诗作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在一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就成了这部书的专名。后来，东汉的王逸又给刘向编辑的《楚辞》作了注，定名为《楚辞章句》。大约从这时起，楚辞的名称才有了固定的含义，它既是刘向编辑的集子的名称，又是屈原等人创作的新体诗的代表。

二、楚辞的奠基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他是楚王室的同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此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二十六岁时，他官拜左徒，这是仅次于宰相的官，地位很高，举足轻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屈原在他短短的政治生涯中，坚持了一条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内实行变革，推行理想的法治，对外联合

齐国“合纵”抗秦，因而楚国的国势一度出现了上升的势头。在楚怀王十一年，由于屈原的奔走效力，怀王竟成了六国的首领，成了“纵约长”。但是，由于楚国外有强秦派张仪携带重金到楚国来分化瓦解，内有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之流屈从秦国的压力，他们构成强大的政治联盟，一齐压向屈原，结果，昏庸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怒而疏远了屈原。这情形，有屈原的诗为证：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回想过去，我曾被君王重用，接受诏命，我要使时世清明。继承先王的功业照耀万民，使含混的法度能明确订正。）

“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惜往日》 我心地纯洁淳厚决不泄密，却遭到小人的诽谤和妒忌。君王发怒不公正地对待我，也不明察事情是直还是曲。）

“蔽晦君之聪敏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 君王啊眼前蒙上了一层昏暗，花言巧语，又一次使你受骗。你不比较验证考查实情，就远远地放逐我而不加分辨。）

怀王受骗客死于秦之后，他的儿子顷襄王更是昏聩，竟长期地将屈原放逐于沅湘一带。屈原眼见返回郢都没有希望了，就含恨在汨罗江投水自杀，以身殉国。

屈原的生平事迹，史载并不详尽。但是，他的作品却以特有的光辉，史诗般地向人们展示了诗人的生活历程。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屈原赋二十五篇。至于究竟指的是哪二十五篇，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指：《九歌》十一篇，《离骚》《天问》各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其中《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现在大都相信不是屈原的作品。若除去这几篇不算，另加上《史记》中提到的《招魂》，合共也有二十多篇。他的《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长诗，共三百七十多句，二千四百多字。全诗从自叙身世开始，揭示了他的政治理想，铺叙了他在政治上的坎坷遭遇。他一心想建功立业，施展恢宏的抱负，可是冷酷的现实给予他的恰恰相反。于是，他愤恨，他思索，他上下探求，想离开楚国又被留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思牵动着。诗人用炽热的诗句，向读者敞开了他的内心世界。《九章》是短篇抒情诗的汇集，可以说是《离骚》的补充和延伸。《天问》的风格最为奇特，作者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上至天体的形成，下至人间的伦理道德、历史神话，每一问都突现了诗人的探索精神。全诗气势磅礴、构思奇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招魂》是堪与《天问》媲美的奇特的诗篇。全诗以“招魂”为线索描写了四面八方的凶险景象，连人们向往的天堂也是块充满杀气的是非之地。“哪里也没有故乡好”，这是《招魂》的基调，也正是作者热恋祖国的率直的流露。再加上《九歌》，这么多瑰丽的诗篇出自一个诗人之手，这不仅在我国战国时代，就是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

当然屈原的诗绝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超人的。他的诗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以其强烈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震撼着读者。下面就三个方面简略地谈谈屈原诗歌的思

想内容。

1. 对理想的执着的追求。屈原的理想概括地说就是推行“美政”。诗人在《离骚》的结尾处吟唱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你看，如不能推行美政，他就要以死自殉。可见“美政”有支配诗人生死的力量。郭沫若同志在《屈原研究》里说屈原受了儒家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孔孟讲德治，重仁义，屈原在诗里表述的也是讲德治，重仁义。屈原推崇的人物，和孔孟一样，也是唐尧禹舜文武周公。例如：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招魂》）这种思想，确是贯穿在他全部诗歌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从诗人在作品中挞伐夏启的康娱自纵，后羿的淫游佚政，浇的纵欲，桀纣的残暴等得到证实。他痛斥楚国贵族集团的苟且偷生，追逐私利，朋比为奸，把丢弃美政的社会现实反复地用“混浊”二字加以鞭挞，这也能从反面来印证他追求的清明的政治。那么，他说的美政是什么呢？具体地说就是，“举贤授能”“改革法度”。例如：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惜往日》）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难能可贵的是，诗人认定了理想的路就坚决走下去，遇到挫折他也绝不改变志向。“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予心之可

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是的，从这些撕裂人心的悲愤的诗句里，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一个坚贞不屈的斗士的形象吗？

2. 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民本”思想是春秋时代的一股思想潮流。不少的哲人、学派都已认识到了以民为本是治国的基础。这种思想在屈原的诗篇里也有大量的流露。当着他遭谗被逐、忧思不得排解，真想离开楚国的时候，是人民遭受的灾难使他镇定下来。“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诗人推行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振兴楚国，一是为了解民于倒悬，因此看到人民的疾苦，就引起他一阵阵揪心的疼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怨恨怀王的恣意妄为，怨恨怀王根本不体察人民的要求。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后来，郢都被攻破，楚国迁都，诗人随着滚滚人流逃亡在外，这时候他又禁不住对苍天责难，“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正是这种责任心，促使他坚持改革的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们说屈原的民本思想在他行有的时候，还是出自政治的需要，可是到了他被放逐，接近了民众，他的“民本”思想又扩大了内容，对人民的感情就深厚得多了。忧国和忧民本来就是统一的。

3. 对祖国的诚挚的爱。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关于爱国主义，列宁曾有过恰切的解释，他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因个人的坎坷经历而变化，这种感情，绝不因环境的变迁而淡薄。说它是最深厚的，就因为具有这种感情的

人总是与祖国共呼吸、共荣辱、共命运的。二千多年来，屈原的诗犹如朝阳始终闪射着夺目的光芒，它的原动力也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在《桔颂》中，诗人以桔自比，表述了他早年的意志，“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南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深固难徙”的意志，正是因为他根植于南国的缘故。

屈原的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而是与“忠君”紧紧粘附在一起。为了君王，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试看下面的诗句：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惜诵》）

“专唯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讎。”（《惜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在封建社会里，“忠君”与“爱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屈原的心目中，君王是楚国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忠君”只是表现形式，“爱国”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不作这样的理解，那么，我们就无法抓住贯穿屈原作品的感情主线，就无法领受作品中浩浩荡荡的思想洪流。试看《哀郢》中的诗句，当着郢都失陷，他随着人流逃难的时候，想到的却是君王，是故都。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

在《哀郢》的结尾处，诗人更是对故都的深情。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

夜而忘之！”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这段话确是对诗人思想境界的中肯地描述。

一个人在顺境中的爱国表现，人们往往认为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在逆境中，当他欲求报国而不得，受到委屈、压抑，仍然诚挚地热爱着祖国的时候，那给予人们的震动将是无法估量的。战国时期，“祖国”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并不很明确。

一个知识分子在本国得不到重视，常常到别国去寻找出路，

“楚才晋用”“朝秦暮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象卫国的商鞅，在本国呆不下去了就到秦国去推行变法。甚至连诗人自己面对一次次的打击，也曾想离开楚国。他在《涉江》的结尾处就愤慨地表示“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在《离骚》中也描绘他两次占卜求巫。当他听从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开始了远行，即将跨入光明前程的时候，是故国的力量又使他停了下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予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你看，要离开故国了，连他的仆人，连他的马都难过得不忍举步，这感情是多么深沉！《离骚》这首长诗真实地描绘了诗人的心理动态。面对着腐败的楚国，是去，还是留？“去”，凭着屈原的才智和威名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留在楚国，无疑将会遭遇更大的挫折。可最后诗人终于留下来了，“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他明明知道前途无望，但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祖国他要“从彭咸之所居”，他要以死来保持自己的“浩浩之白”。

屈原的诗基调是高昂的。他用整个的生命，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屈平辞赋悬日月”，这句话确是对

屈原的诗所作的高度的概括。

《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知道，屈原之后是有一些后继者的。只是唐勒、景差的作品早已散失。宋玉的作品，流传到现在被人们公认的也只有《九辩》一篇。这篇长诗以悲秋为主线，抒写诗人的坎坷遭遇、忧愤之情，风格和基调大致和《离骚》相似，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突破。至于更晚一点的后学者，象汉代的贾谊、淮南小山等虽有佳作，但也没有超出屈原的艺术功力。

三、楚辞的艺术特色

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结束了《诗经》的文学时代。从屈原开始，我国的诗歌创作，由群众集体创作的阶段，一跃而为由诗人经过艺术加工，用来表情达意的提高的阶段。诗的含量丰富了，诗的表现力加强了。特别由屈原奠基并定型的“骚体诗”以独特的艺术风格独占一个文学时代，一直在我国文学史上闪耀着异彩。楚辞作为一种新的有活力的文体，是有它的继承性的，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结合表达的需要独创性地发展了《诗经》的表现方法。以下仅就几点略作说明：

1. 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高尔基曾经说过：“优秀的艺术家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楚辞的全部作品恰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屈原的诗是他的政治生活

的集中与概括，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他的诗绝不是单纯的生活的铺叙。他的诗以“我”为中心，极力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描述中，诗人充分运用想象，运用夸张，为人物的活动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在《离骚》中写到诗人遭受放逐后的矛盾状态，就避免了干巴巴的直述，而是把人物放在假想的环境中，让人物和女嬃对话，和灵氛、巫咸对话，同时驰骋想象用浓笔重抹抒写了乘龙御风上下幻游的情景，一句话，作者调动起各种艺术手段，借助于想象和夸张，用色彩鲜明的画面来反映他的心理变化，加强了主题思想的表现力量。再如在《招魂》中，作者既铺写了宫庭豪华的生活，同时也夸张地描述了四面八方天堂地狱的险恶景象，这样以虚衬实，更加耐人寻味。又如在《天问》中作者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连续地设置疑问，想象之奇特，构思之新颖完美地把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结合起来，使全诗更加显得气势贯通，色彩鲜明。至于《九歌》，那更是人们熟知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珍品。

2. 比兴手法的充分运用。比兴手法已经在《诗经》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诗经》的艺术特色。但是《诗经》的比兴手法比较单纯狭窄，设喻作比仅限于某一篇章，或者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楚辞却拓宽了《诗经》的比兴，它的喻体在全部作品中带有一致性，而且喻体的感情色彩异常浓烈。比如用香花、美人喻君王，喻君子，用萧艾、鸱鸒喻小人，喻佞臣，这些喻体不管出现在哪篇作品中，都能使读者鲜明地区分善恶、良莠、美丑、贤愚，好些句子里喻体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指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恰切地道出了楚辞的比兴手法和作者、作品的和谐一致

的整体关系。

3. 句式的参差多变。《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而楚辞，除《桔颂》《天问》等少数几篇袭用四言的形式之外，大部诗作都已突破了四言的格式，而且字数不等，长短不拘，随着内容的发展交错运用。楚辞的形式更趋于灵活多变，适于吟诵。在语言上，楚辞吸收了大量的口语，象“兮”“些”“羌”“蹇”等等。特别是“兮”字，在句式中不仅能调节音节，而且能疏通文意，形成了楚辞的语言特色。楚辞无论在内容方面或是在形式方面，都给后代的诗人以启迪，一直影响着诗歌的发展。

四、几点说明

这个选本仍属普及读物。选文多是历代学者公认的优秀作品。选本内容包括注释、译文、简析三部分。注释部分兼采各家之长，文字力求简明。

本册重点放在“译”上。译文本身也应当是一种创作，特别是楚辞，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节奏多变，译起来是颇为费力。本册译文根据“信、达、雅”的原则，力求不偏疏一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我们认为译诗重在“情”字。全部楚辞，篇篇激情洋溢，有如江潮浩荡，一泻千里。译者如能传达其激情于万一，就深感宽慰了。

张愚山 1984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离 骚	1
九 歌	44
东皇太一	46
东 君	49
云中君	52
湘 君	55
湘夫人	60
大司命	65
少司命	69
河 伯	73
山 鬼	76
国 殇	80
礼 魂	83
天 问	85
九 章	128
惜 诵	129
涉 江	140